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现代卷 上

黄开发 主编

郭预衡 郭英德 总主编

中國散文通史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现代卷

上

中國散文通史

郭预衡 郭英德 总主编



黄开发 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散文通史·现代卷·上 / 黄开发主编.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336 - 7194 - 5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散文—文学史—中国—
现代 IV. ①I207.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3860 号

书名: 中国散文通史·现代卷(上)

主编: 黄开发

出版人: 朱智润

策划统筹: 张丹飞 张 利

责任编辑: 张 利

版式设计: 朱 锦

装帧设计: 张鑫坤

技术编辑: 王 琳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63683010, 63683011, 63683015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551) 6585948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720×1010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63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36 - 7194 - 5

本卷定价: 118.00 元 (全套定价: 149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001
一 现代散文的概念	001
二 现代散文的分类	005
三 现代散文的特点	008

第一编 杂 文

概 述	017
-----------	-----

目
录

第一章 《新青年》同人的杂感	029
----------------------	-----

第一节 陈独秀、胡适的杂感	029
第二节 刘半农、钱玄同、吴虞的杂感	036

第二章 鲁迅的杂文	044
-----------------	-----

第一节 生平和杂文创作道路	045
第二节 创作特色	053
第三节 成就与影响	068

第三章 《语丝》《现代评论》作家的杂文	071
---------------------------	-----

第一节 周作人的杂文	071
第二节 林语堂的杂文	080
第三节 陈西滢的杂文	087

第四章 “左联”作家的杂文	092
第一节 瞿秋白的杂文	093
第二节 徐懋庸、唐弢的杂文	099
第三节 茅盾、阿英、陈子展的杂文	106
第五章 《鲁迅风》作家的杂文	113
第一节 王任叔的杂文	114
第二节 周木斋、柯灵的杂文	120
第六章 国统区作家的杂文	126
第一节 《野草》作家的杂文	126
第二节 聂绀弩的杂文	131
第三节 闻一多、朱自清、吴晗的杂文	138
第四节 郭沫若、冯雪峰、萧乾的杂文	145
第七章 解放区作家的杂文	153
第一节 丁玲、王实味的杂文	153
第二节 谢觉哉、何其芳的杂文	158

第二编 小品文

概述	167
第一章 周作人的小品文	177
第一节 生平和小品文创作道路	178
第二节 创作特色	184
第三节 成就与影响	193

第二章 小品文(上)	198
第一节 梁遇春的小品文	199
第二节 丰子恺的小品文	206
第三节 林语堂的小品文	212
第四节 废名的小品文	220
第五节 老舍、钱歌川等作家的小品文	227
第三章 小品文(下)	236
第一节 张爱玲、苏青的小品文	237
第二节 梁实秋的小品文	249
第三节 钱钟书的小品文	257
第四节 王了一的小品文	264
第四章 知识小品	271
第一节 科学小品的兴起	271
第二节 周建人、柳湜、艾思奇等作家的科学小品	275
第三节 曹聚仁等作家的历史小品	284

目
录

绪 论

一 现代散文的概念

在 20 世纪的最初几年，西方现代知识制度上的纯文学观念进入中国，引起了文学观念的巨大变革。到了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明确把散文看做是与小说、戏剧、诗歌并列的纯文学的四大门类之一。然而，中国传统是没有这样的散文概念的，只有笼统的杂文学意义上的“文章”。以纯文学的眼光来重新打量“文章”，便生出了纯文学散文与非纯文学散文的分别。纯文学强调形象性、抒情性、想象性、艺术性和文辞美，然而与小说、戏剧、诗歌比起来，散文的纯文学品质并不那么的“纯”。散文似乎依然漂移在纯文学和非纯文学之间的中间地带：一方面它具有纯文学的一些品质，另一方面，它在题材、形式和写法上又多种多样。于是，不同散文的文学色彩就有了浓淡之别，人们各自根据自己的理解与判断，来划分散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出现了对散文概念与分类的不同理解，有了不同的价值标准。

其实，“散文”概念本身是一个历史的建构，不存在一个古今中外通用的“散文”概念。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乃至于不同的人，对散文往往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

中外对散文的理解不同。在西方，散文是与韵文相对而言的，包括小说、话剧、散文诗、论文等，这种“散文”有一个名字叫做“prose”；另外，还有一种人们通常称为“随笔”的“essay”。中国古代散文，虽然也有同韵

中国散文通史·现代卷（上）

文、骈文相对的意思，但是，由于小说、戏剧受到正统文学观念的排斥，不登大雅之堂，所以其范围不包括小说和戏剧，只包括一些散行体的文章。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在中国古代：

六经之中，除《诗经》外，全系散文；《易经》、《书经》与《春秋》，其间虽则也有韵语，但都系偶然的流露，不是作者的本意。从此可以知道，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韵文系情感满溢时之偶一发挥，不可多得，不能强求的东西。

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

说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概念，郁达夫是“臆断”错了。早在南宋时期，“散文”就被用作了文类的概念。《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若散文，则山谷大不及后山。”罗大经笔记《鹤林玉露》一书甲编卷二《刘锜赠官制》记周必大语云：“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丙编卷二“文章有体”条记杨东山语云：“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这里所说的“散文”的含义，是同诗骚、骈文相对而言的散行文字，并不同于现代的散文概念。在此之前，南北朝时刘勰提出“文笔说”，将诗、骚、乐府、赋等有韵文称为“文”，而把史传、诸子、论说、诏策、书记等无韵文称为“笔”。到了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六朝骈文的绮靡之风，出现了文坛上的骈散之争。散文概念也因此有了一个新的含义，即与骈偶相对的散体。不过，刘勰所说的“笔”与韩愈、柳宗元所提出的“古文”，它们都是无韵的、散行的文字，大致同于古代所通常使用的“文章”概念，指的是杂文学意义上的散文，而异于现代纯文学的散文概念。

1917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把古文、骈文、诗歌等“文学之文”与碑、铭、墓志、启事等“应用之文”对举。“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名称并不合理，但明确表现出把纯文学从杂文学中区别开来想法。刘半

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第一篇论述纯文学与杂文学不同的专门论文。他区别了“文字”与“文学”——

就不佞之意，凡科学上应用之文字，无论其为实质与否，皆当归入文字范围。……至于新闻纸之通信（如普通纪事可用文字，描写人情风俗当用文学），政教实业之评论（如发表意见用文字，推测其安危祸福用文学），官署之文牍告令（文牍告令，什九宜用文字而不宜用文学。……），私人之日记信札（此二种均宜用文字。然如游历时之日记，即不得不于有关系之处，涉及文学。至于信札，……惟在必要时……不得不酌用文学工夫。……），虽不能明定其属于文字范围，或文学范围，要惟得已则已。不滥用文学，以侵害文字，斯为近理耳。其必须列入文学范围者，惟诗歌戏曲、小说杂文、历史传记，三种而已。（以历史传记列入文学，仅就吾国及各国之惯例而言，其实此二种均为具体的科学，仍以列入文字为是。）酬世之文（如颂辞、寿序、祭文、挽联、墓志之属），一时虽不能尽废，将来崇实主义发达后，此种文学废物，必在自然淘汰之列。故进一步言之，凡可视为文学上有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者，只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二种也。^①

他正式使用了“散文”一词，并且声明：“此后专论文学，不论文字。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他所说的“杂文”即指纯文学的散文，显然是把传统杂文学散文剔除去一部分后的结果。

然而，广义的杂文学的散文概念在现代作家中是仍然用着的。如鲁迅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认为现代“最优秀的杂文作家”（这里所说的“杂文”即指广义的杂文学意义上的散文）有周作人、林语堂、鲁迅、陈独秀、梁启超。^② 周作人在《志摩纪念》一文中指出：“据我个人的愚见，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

^①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载《新青年》1917年5月3卷3号。

^② 《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与冰心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清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上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周氏兄弟把陈独秀、梁启超、胡适作为散文家来谈，表明他们使用的是杂文学散文的概念。

那么，纯文学散文与非纯文学散文的区别何在呢？虽然它们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但可以找出大致的界限，它们各自基本的话语方式还是不一样的。非纯文学的散文是直接的表达，以直接传达信息为指归，长于述事说理讲学；而纯文学散文则是一种有意味的表达，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的概念来说，就是一种“反常化”或者说“陌生化”的表达。什克洛夫斯基有一段论述——

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换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作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①

非纯文学散文的目的是让人明白无误地知道事物，而纯文学散文则要让人感觉到事物，突出情感性、想象性、艺术性和语言文字的自身。这样说似乎太抽象了，下面来看两段文学散文里的表达吧。如鲁迅广为人知的《秋夜》中的第一句——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

^① 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

是枣树。

如求辞达意适，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两株枣树”就可以了，但作者用了陌生化的表达。读者读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里写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枣树，很容易上升到象征的层次去理解；另外，起到了反复强调的作用，突出了枣树独立的战斗姿态。又如俞平伯的《清河坊》中的一段说理文字——

我们试想：若没有飘零的游子，则西风下的黄叶，原不妨由它们花花自己去响着。若没有憔悴的女儿，则枯干了红莲花瓣，何必常夹在诗集中呢？人万一没有悲欢离合，月即使有阴晴圆缺，又何为呢？怀中不曾收得美人的倩影，则入画的湖山，其黯淡又将如何呢？……一言蔽之，人对于万物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

这里延长了表达的过程，用了稠密的形容词，用了设问的句式，有着明显的想象性和抒情性。如果在非纯文学的散文里，这样的表达反而不得体。

二 现代散文的分类

古今中外关于散文的分类繁多，这里没有必要一一加以评述。基于上述对散文概念的理解，根据现代散文创作的实际，我们认为林非和朱金顺的分类是比较合理的。他们所说的散文是作为文学的四大文类之一的散文。林非在《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中说：

在绝大多数的散文作品中，自然都会具有叙事、抒情和议论这三种因素，它们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不过也总会有所侧重。侧重于议论性的散文，这在现代文学史上统称为“杂文”；叙事和抒情这两种因

素并重的散文，这就是“小品”，或者也称作“散文”，即相对于广义的散文而言的狭义散文，也有些文学史家索性称之为“散文小品”；至于侧重于抒情性的散文，因为基本上是省略了叙事的因素，自然就写得十分简洁精炼，颇具诗意，这也就是“散文诗”；而侧重于叙事性的散文，则是在三十年代以后正式勃兴起来的“报告文学”。^①

他的分法大体妥当，容易为人们接受，但也还有忽略、含混的地方。

朱金顺在林非的基础上，将散文分为四类。一，“以议论为主的散文，我们称为杂文。”二，“以叙事、描写、抒情为主的散文，我们就称为散文，即狭义的散文。回忆文、抒情文、游记之类，都属于它。”三，“用夹叙夹议的笔法，将描写、叙事、抒情、议论融合在一起，随意漫谈式的文字，这便是随笔式的散文。要称做小品，也许它是恰当的。在三十年代讨论时，有人称它为闲适的小品；而将战斗的小品，给了杂文。实则，恐不容易截然分开。”四，“以记事报道为主的散文，便是通讯和报告文学。”^②他的划分虽非十全十美，但对认识现代散文的类别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立足点，更切实可取。其最大的特点是把小品文与杂文、狭义的散文区分开来。“小品文”这个概念在现代有不同的用法，在本书中是指受英、法随笔影响的夹叙夹议式的散文(familiar essay)，有人称之为“家常体”或“絮语散文”。把小品文与其他散文文体区分开来，其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这一文体是现代散文的大宗，联系着一大批重量级散文家的名字，如周作人、梁遇春、丰子恺、林语堂、张爱玲、钱钟书、王力、梁实秋等等。如果这一文体得不到确认，那么现代散文史的面目就不会清晰；其二，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小品文与杂文的不同特点。有人指责小品文闲适，可闲适的笔调正是小品文的文体特点。如果要像用匕首和投枪一样去针砭时弊，可写杂文，如果希望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可发表演讲，这些地方小品文都派不上用场。然而，它同样能开展积极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并给人以知识

^① 林非：《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② 朱金顺：《五四散文十家》，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和智慧，给人以愉快和健康的休息。其三，小品散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由此我们更容易看出现代散文的借鉴和创新。“小品”一词来自于佛学。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文学》引释氏《辨空经》说：“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小品”指佛经的节文，是与“大品”相对而言的。到了晚明，“小品”开始成为一个外延甚广的文类概念，指称序、跋、记、尺牍等文体，甚至还可以包括骈文、辞赋和小说，其特点也只能笼统地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篇幅较短，意味隽永。^① 虽然这一概念不是很明确，但有一点是十分确定的：它不是“载道”的古文，后者则要算是“大品”了。现代小品文受英、法随笔的影响最大，然而这一文体是中国传统就有的，只是被古文遮蔽了光芒。可以说，现代小品文适应了五四文学革命以降个性解放的需要，在西方 essay 的影响下，融入中国晚明小品、六朝散文等传统文学的质素，而生成了自己新的形式。本书采用“小品文”这一概念，正是要强调这一文体的民族特色。

本书在林非、朱金顺的分类基础上，把现代散文分为杂文、小品文、记叙抒情散文和纪实散文，分别加以考察。把记叙文与抒情文归为一类，是因为记叙和抒情两者实难截然分开，很少有“记叙”而不抒情，同样也很少有“抒情”而不叙事。游记、散文诗都属于此类。“纪实散文”包括通讯、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这一类很特殊，不符合我们对纯文学散文的理解，它们都以传达真实的信息为指归，也许可以说是一种与散文有近亲关系的边缘文体。我们认为，不宜过分强调纯文学的标准，而把散文的范围划分得过窄，散文体式的“杂”或者说“不纯”正是它的特点，也是其活力和优势所在，为文学自由、全面、快捷地表现现代生活提供了便利。所以，本书以纯文学散文为主，兼及一些杂文学意义上的散文的品种，如知识小品与纪实散文等。这样做也考虑到了中国现代散文与传统散文的历史联系。通讯、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之间差别也十分明显，把它们放在一大类中进行考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方便之计。在通讯和报告文学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把它们归为了一体。实际上，很多人在谈论散文时对一般的

^① 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散文和通讯、报告文学也是区别对待的。比如，1949年以后出版的《散文特写选》，将散文与特写并列；新时期以来，出版有《散文》、《随笔》、《散文世界》、《美文》、《报告文学》等杂志，也是把散文和通讯、报告文学分开的；在综合性文学刊物的栏目设计上，通常也把通讯、报告文学与别的文类分开编列。

三 现代散文的特点

由于传统和外国文学的双重借鉴，现代散文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快速成熟，并走在了其他文类的前面。1933年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里说：“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1928年朱自清在《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文》中，这样评价这一时期散文的成就：“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他引用东亚病夫（曾朴）对那几年文学成绩的评定：第一是小品文字，第二是短篇小说，第三是诗。朱自清说：“这个观察大致不错。”“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鲁迅和朱自清所言主要针对的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情况，到了第二个十年，特别是30年代初，散文创作高度繁荣。这个时期政治斗争和文学思想斗争空前激烈，关于散文的论争也引人注目，涌现出一大批集中刊发散文的杂志，以至于1933年被称为“小品文年”，1934年被称为“杂志年”（指主要发表散文小品的杂志）。还有众多的主要发表散文的报纸副刊。散文表现的疆域进一步拓宽，在形式、手法和语言等诸多层面都进行了富有成就的探索，文体多样，风格各异。杂文、小品文和记叙抒情散文都达到了高峰状态。新文学第三个十年虽然因为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

的缘故,抒情言志的散文创作总的来说有所衰退,但一些反映现实敏捷的文体如杂文与通讯、报告文学仍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他文体如小品文也有不同程度上的推进。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其实中国同样是一个散文的国度。在传统的文类排行榜中,散文是位居首席的。在文学史上,诸子散文、六朝散文、唐宋古文、晚明小品、桐城派古文彪炳史册,各领风骚。然而,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个伟大的散文传统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开始,在 20 世纪初产生了巨大的现代性变革。其现代性的表现固然多种多样,但最基本的是现代散文意识的建立。所以,下面我们着重从现代散文意识的角度,来谈谈现代散文的特点。

一、个性意识

这是现代散文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现代个性解放思想的表现。每一个散文家不管其生活经历如何,思想状况如何,都是通过自己的眼睛来观察人生并表现人生的。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首次提出散文改良必须“破除迷信”。如何破除呢?他说得明确:“吾辈做事,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结果正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所言:

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用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哪里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

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古人说,小说都带些自叙传的色彩的,因为从小说的作风里人物里可以见到作者自己的写照;但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色彩了,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

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所最可宝贵的个性的表现。

个性意识不仅表现为作家们通过自己具有独特人格色彩的眼光来看待和表现社会人生，还突出地表现为他们大胆、真诚地抒写自我。郁达夫在《创造》月刊的“创刊词”中写道：“我们的真情不死，或者将来也可以拾聚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真率的人。”他本人就用他惊世骇俗的率真散文实现了他的宣言。

在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里，散文的个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作家往往对散文的社会功用和文体特征的认识也不相同，这引导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努力，使得本时期的散文创作形成竞争、补充和共荣的关系。不同派别、不同倾向、不同风格的散文如春兰秋菊，各极其妍。

从 1937 年到 1949 年，政治形势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在战争的年代里，人们特别要求文学的战斗性和时间性，及时有力地回应时代的要求，描写重大题材。这样，作家的个性受到了压抑，他们也难得有从容的时间和心境来熔铸自己的风格。作家们普遍的心态是在大时代面前感到自我的渺小。李广田曾赞同一个反法西斯的德国作家的话：“现在没有天才能够虚构任何事物超过目前所发生的戏剧般的事变：最好的诗人也得再做学生和仆役，去伏在我们全体的最伟大的教师——历史前面。”^①于是，抒情言志的散文开始走向低落。通讯、报告文学最能及时而迅速地反映现实斗争，顺应时代的需要，得到了空前的繁荣。然而，除了少数优秀篇章外，这一时期的通讯、报告文学大多是急就章，难免粗糙幼稚。杂文创作能够有效、有力地配合现实斗争，依然活跃，只是相当多的作家心态浮躁潦草，群体意识压倒个性意识，缺乏鲁迅杂文那样的深厚和韵致。遗憾的是，这种个性不足的倾向在 1949 年以后的“十七年”散文中被进一步扩

^① 李广田：《李广田文集》第 1 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 414～415 页。

大,这导致了本时期散文创作的个性意识严重贫血。

二、参与意识

参与意识是中国散文最主要的传统之一。在传统的文类中,散文是位居首席的。其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比其他文类更具有实用性,能够直接地参与现实,有益于政治教化。散文家们用散文来陈述政见,总结经验,揭露时弊,关注民生。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散文第一个繁荣的时代,此时王纲解纽,诸子蜂起,他们用散文发表政治主张,游说诸侯。在唐宋古文运动中,韩愈等古文家强调“文以明道”,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复兴儒学。这个“载道”的“文统”为一直到清末民初桐城派的古文家所承继。除了古文家外,其他文家也都以自己的方式感时忧世,关注现实。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曾这样肯定唐末罗隐等人散文中的抗争和锋芒:“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幅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到了晚清,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散文这个向来与现实联系最为密切的文类也快速地因应革新。适应变法、革命的需要,晚清民初的政论文得到了大发展,开始突破当时统治文坛的桐城派和文选派的藩篱。特别是梁启超“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①的“报章体”政论文,风靡一时,也直接开启了《新青年》时期杂文的先河。

古今散文的入世精神一脉相承。现代散文的参与意识却是古代散文的参与意识的批判的继承。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批判韩愈的两大错误,其中之一是:“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迄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之文之所以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以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指出,“文以载道”之说,“不知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若必如八股家之奉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2页。